

人间物语

片羽

看花日记

| 玉兰儿文 |

花一朵一朵地盛开，是地球上最美的情诗。

——题记

2019年4月29日，晴，柿子花和七姑娘

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洁。”出自《易经》。意思是走在光明正道上，心怀善意之人，可得吉祥。

一早读到这句，很是感动。

早上发现去年不曾开花结果的柿子树开满了黄色花朵，一丛丛，黄色花瓣四周是绿色的花瓣，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好像绿色花瓣应该以后变成柿蒂。待我观察几天再作结论。

前院篱笆边的七姑娘开得很明媚。这芬芳和其他花儿不同，盖因七姑娘是从小见惯的花朵，香味自然也是沉潜于心底的一抹记忆，植入内心。七姑娘刚开，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很期待一墙花开，花动人心，醉卧其下。

我剪了一枝七姑娘花，插入书房的花瓶中，写字时好像扇底微风似的。临智永的“千字文”，俊朗超拔，润泽秀美，甚觉有意思。

在花前，我不由感慨：人的一生短过眼睑的一眨，花的一生呢？镌刻在观花人的脑海中。

2019年6月13日，雨，绣球

Ms. Chen 夫妻晚上来我家喝茶，她送了一束花，绣球花。蓝色、浅粉、紫色等。花朵硕大，花儿圆满。她家的绣球养得很壮。

我家的绣球，水池边红色的那盆已经养了五年。去年开花时花苞很大，今年明显花苞小了很多。查阅资料对比经验人士话语，一是施肥不充足，二是因为去年11月时没把嫩枝残枝修剪干净。

小区的养花专家 Mr. Zhang 说：养花不能贪，绣球你认定只要十个花苞，那么其他的枝条就要毫不犹豫地剪完。

原来如此。

人生的道理都一样，删繁就简，其实是为了更绚烂。

去年从萧山剪枝而来扦插的紫色绣球开得很清纯。两枝两花，很动人。

这几盆花儿都养在水池边，池水中小鱼儿摆尾，石缝中长着菖蒲，绿油油的，很深情。看着红花绿叶，我总想起临水照花人。

春天在虹越买来的三加仑的蓝色无尽夏，开时蛮耐看，这种蓝很澄净，其中一个花苞还是心形的。唯一不足的是自己端不动花盆，恰逢先生出差，开花时暴晒了，花期明显缩短了。

Mr. Yang 买来的两盆无尽夏开得很旺，但也没有特别

健壮的感觉。今天把这两盆端入阴凉处，希望开花时间能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

养了一年，花期一月，人生也是这么绽放的，比如写字，一本帖子临了近一月，厚厚一叠练习纸，偶尔会有几天有临写顺畅的快意，如若花儿开放一样愉悦，但更多时候是一种较量、纠正，笔墨和心意之间的私语，静水流深的感觉。

2019年6月14日，阴（夏天来了，但却很凉快），白玉兰

白玉兰开了今年第一朵花。我摘了下来，同时摘了一朵尚在开花的海棠，摆在正在写的“圣教序”纸上，旁边是尚未看完的《朝苏记》。这意象很美。海棠是苏轼所爱之花，举红烛赏海棠，也只有东坡才有这样的性情。而白玉兰和“圣教序”又那么吻合。

看到白玉兰，就好像能听到巷子里那声挑担卖白玉兰的喊声：卖白玉兰哎——尾音很长，声音很软，好像白玉兰的香气都拖入那声喊叫中。

记得很多古诗词中都有卖花情节。最喜欢的还是陆游的那句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此诗中有个细节于近日一直在练习书法时特有感触，“矮纸斜行闲作草，晴窗细乳戏分茶”。写着草书的放翁，喝着一杯茶。就着茶沫一个人上演一部“戏百茶”的游戏，那么买来杏花是用于簪花还是插花呢？

还有一首颇为喜欢的和卖花有关的诗歌是李清照的。年轻时对李清照的诗词喜欢得不得了，每每读到“云鬓斜簪，徒要教郎比并看”，真是好羞怯又青春的一幅画卷。“卖花担上，买得一枝春欲放”，想必也是杏花桃花牡丹之类的时花了。

我骨子里随母亲，还是喜欢白色带着香气的花朵，比如茉莉，比如白玉兰，比如姜花。去年初夏，有次去外面吃早餐，拐角处见一老奶奶面前摆着几束刚采撷的姜花，我全数买来了。插在家里各个花器上，尤以佛堂供奉为殊胜。

今年特意去买花的老地方找过，竟然再不复见。

白玉兰开的时候，好像一支支白色的毛笔芯子挂在树梢，屋里屋外，全是香气萦绕，若隐若现，适合在香气中抄经书。

2022年9月10日，晴，紫薇

前院的紫薇挂在枝头，有些少女般羞涩的容颜，紫紫的，真是名副其实的紫薇。

看到紫薇花，总会念出白居易那句“紫薇花对紫薇郎”，后院山上紫薇花边上放了一把椅子，明天一早去把椅子洗干净，我想坐在紫薇树下读几句

诗应该很有意思。

紫薇花的树干我觉得颇有特色，裸露着，树皮好像没有的样子，用手去抚摸时，它还能抖动起来，据说是痒痒的感觉。

我觉得紫薇花看着柔软却特别坚强。你看，夏日骄阳下，除了荷花，开得我行我素的当属紫薇花了。

我家院子里的紫薇也是坚强的。去年重建花园时，三株紫薇树因找不到种植的地方，就挪动到后山，放了两个月，一直没种植下去。秋天种植后浇点水，施点肥，活了过来，且当年就开了零星小花。以前对紫薇有些不以为然，觉得花也一般，盛开和凋零并存，嫌弃它的邋遢。但见到它这么神奇的生命力，我开始爱上紫薇，这样生命力旺盛的植物让人尊敬。

今年更是枝繁叶茂，后院因气温相对偏低，一开始园里的紫薇都盛开了，我家后院的紫薇还沉甸甸挂着花苞，尚未盛开。最近一排四五棵紫薇同时开放，花是红色的，边上映衬着竹子的青绿，分外明媚。早上微风拂，紫薇低低应和着，那么温柔，那么动人，我总是冒出“我把我唱给你听”这首歌，大声地唱着，好像紫薇能听懂一样，映衬着一旁娉娉的细竹叶，绿叶红花，妩媚而清秀。

紫薇花开时，耳旁蝉鸣辽阔，一浪高过一浪。据说这是知了求偶的声音，比拼的是实力，也是用尽浑身气力的一场演出。

树也好，动物也好，都在认真地活着，努力着。

最近腰扭了，好不容易坚持了20天的慢跑被迫中止了。然而我一瘸一拐地每天拾阶而上去后院看花，看紫薇。我发现紫薇的花苞有些和鸡冠花相近，一朵一朵很细小，摸着很软，但很有筋骨，也许这就是花儿的风骨。花瓣数了数，一般都是六瓣，偶尔能遇到七瓣的。姿态很美。想着写字时，字也有姿态的。而非笔墨一横一竖，表达的都是生机。

我发现紫薇花一年能开好几次花儿，大概9月初，后院的紫薇又盛开了，且比上个月开放时更袅娜，更多姿。长长的枝叶挂下来，好像披着红色的蕾丝，在风中摇曳，让人心动不已。

今天去后山走路，远远地看到一树紫薇花迎着旭日，花儿刺过金色的光芒，意外地发现，这株紫薇花瓣基本是七瓣的，有些是八瓣的。觉得真是奇迹。这段时间，我在小区走路时，忍不住会去数一数紫薇花瓣，都是六瓣的。也去野外时注意紫薇花瓣，都是六瓣的。我还以为七瓣八瓣是别人杜撰的，今天幸运地被我遇到了。我立即摘了一枝，放在芭蕉叶上，拍下了她们的情影。

每一个树号都是泉眼

| 庞余亮文 |

每次出差前，我都喜欢在我的帆布包里装上一本书。这本书必须是能够反复阅读的，能做老朋友的那种好书。

最近一个月的好书固定在一本上：《通往自己的路上》。

有好几个在异乡的夜晚，我在灯下继续和这本散文集交谈。

喜欢《然而世界从未完美》。

喜欢《人之追问，生之追问》。

喜欢《成长始于不断冒犯》。

喜欢《经过句》。

异乡的夜晚，因为这本书，越来越安静。重现了年轻时代的夜晚，准确地说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夜晚，一本书灌溉饥渴读书心的夜晚。

“一个尊重艺术，尊重自己内心的写作者，是值得信赖的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恍然觉得，这本书就是一座我阅读的活火山。通往自己的路很多条，那些光和影，那些明与暗，那些未抚平的疼痛和已经抚平的疼痛，总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已起。山色有或者无，每个人的道路上，也是在完成自己的道路上，我们播撒了诸多沿途的秘密。秘密的果实里，全是我们的读，我们的悟，我们的行。

这是一本很轻很轻的书，又是一本很重很重的书。

“当他用怜爱的手势拍了拍老树斑驳的身躯，身子也像大树倾去，像是在耳语，又像是在倾听。”这是《静守师傅》里的那个朴实而坚韧的静守师傅。

他是我们的榜样。

树和人，都在完成。这个人生百年，每个人都在努力“完成”。我们读过的书就是驮着我们的马。那些与我们仰头相遇的光芒与河流，那些植物之约，那些美的款待，那些寻美的旅程，那些河流的方向。

“大地永恒而神秘，草原、星空、大树、绵延的山脉，都是他们的家。”

这是陆梅写图瓦人的话，其实也是写给我们这些“微尘”的。无数青山水拍天。在通往自己的路上，陆梅是那样的贪恋，那样的脆弱，那样的深情。

比如我喜欢的那篇《林中路》。《林中路》里的“她”，生活中的九九八十一难般的考验，她似乎被拦住了，但她还是一一跨了过去。陆梅是“她”，但陆梅不完全是“她”。有心人的敏感是有苦楚的，但“她”有多少苦楚，就会有多少惊奇在等候着她。

那是蝉蜕般的生命惊奇。

成长，一直在成长。陆梅用这本《通往自己的路上》，完成了一个优秀儿童作家的生命惊奇，也完成了一个优秀散文家对于这个嘈杂世界最了不起的馈赠。在通往自己的路上，陆梅就是了不起的向导，而了不起的阅读力，令她的砍刀越来越锋利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陆梅走过的林中路，总是遍布那新鲜而醒目的树号。

那每一个树号，都是新鲜的泉眼呐，清澈，丰沛，引导我们继续走在通往自己的路上。



无尽夏

摄影 周微